



衝 尉 一 怒

(台湾)

塞翁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冲冠一怒

塞翁 著

中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求新求变！

突破血腥打杀窠臼！

让爱心走进武林！

渗入江湖！

目 录

屈任镖师	暗访仇人	(225)
投江遁走	往会情郎	(235)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243)
醋劲大发	施计吃黑	(261)
锲而不舍	孤军深入	(287)
窥探水寨	剑刺仇人	(310)
奢望成空	后悔已迟	(334)
被迫害	走天涯	(356)
人为财死	万里追踪	(385)
爱心感顽劣	兵不血刃	(414)

十二、屈任镖师 暗访仇人

交手之初，国风施展“秘笈”所学“迷踪步”，以避敌锋，且窥其功力路数，以求知彼。

贼首却有几分硬功夫，戟风激荡，劲气浸肤，足见其敢于向“湖广”大名鼎鼎的“长江”镖局下手，确非泛泛之辈。

战至激烈时，戟风卷起的沙石尘土，将战场激荡成伸手不见五指的蒙蒙灰墙，分辨不出招和式。

好在国风已由“秘笈”中习成“盲功”，听声辨位，游刃有余，他之所以不一举制服对方，是有意不露锋芒，以隐藏真正身份，便利进行复仇大计。

看看对方已至强弩之末，遂抓住机会，运剑如风，“咔嚓”一声，切断对方刺到的方天戟，同时气行左臂，出二指，隔空制点对方“气海”大穴。

擒贼先擒王，贼首被制，余皆鼠窜而遁。

“技不如人，要杀要剐，听随尊便。”

贼首败北被制尚嘴硬。

国风不愿和他斗嘴皮，迅急拍开贼首被制穴道，劝慰道：“谁个没有失手之时，阁下栽技，令某激赏，请自此始，找个有益民生的行业干，朋友，请吧！”

“一马之德，容图后报。”一抱拳，飞奔而去。

镖头镖师趟子手们，把重点集中在检查库银有无散失，无人注意到或然镖师放马之事。

别忘了有一人在关心注意放马之事，那就是趟子手小赵

(婷婷)。

迎接战胜的或然镖师归队，镖头“开碑掌”赵子楚竖起大拇指赞道：“赵某果然没有看错，或然兄是真有两手。”

夸赞别人，反把自己摆在前面，不害臊！

“侥幸，侥幸！若不是敌人不慎将兵刃折断了，属下真非他的对手。”

国风意在深藏不露闪躲事实，却压盖了“赵某果然没有看错之句”，赵镖头不悦地淡淡道：“原来如此。”随又吩咐道：“天色不早，继续赶路。”

这趟镖终于顺利完成任务，造福灾民不少。

回局复命，甫抵局门，婷婷一眼瞥见欢迎行列中，有“梁山四虎”老大黄飞虎杂在人群中。

婷婷葛见之下，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慕容少杰等有了下落，她总觉亏欠慕容少杰大哥太多，这份感情的债，无法偿还，少杰大哥等一行的告别梁山寨，是为了她，而且一直仍在无条件付出，在暗中保护她，在这种情形下，她能不回报以关心么？是以她一见到他们其中之一，情不自禁地雀跃在心。

她惧的是怕被国风发觉而动疑心，由疑心再生暗鬼，使她左右做人难。

当晚，总镖头“赛孟尝”诸葛英设宴为护送官银人员庆功，镖师以上大多数都应邀参加。

“梁山四虎”老大黄飞虎是新进的镖师，对环境生疏得很，自也不被看重，酒宴甫开始，他就溜了下来。

这并非自卑，亦非因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他是要借这千载难逢机会，往唔趟子手小赵（浪里骄蛟赵婷婷），传达他主子慕容少杰所捎口信。

黄飞虎江湖经验丰富，他闪避着不为人知地进到婷婷的房间，反手将门掩上。

婷婷吓了一跳，待看清是老大黄飞虎时，心始稍安。于是促膝以谈——

“少杰大哥，还好么？”

“生活上还过得去，不过精神上……”

“快告诉我，精神上怎样？”

“这点，姑娘应该可以想见，黄某是个粗人，就不会形容了。”

“唉！这都是我害了他。”

“姑娘，俺是个粗人，容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跟我们老寨主（这里所谓的老，并非老少之老，而是指过去而言），才是天生的一对。”

“黄大哥，你没有身历其境，不知其中苦滋味，感情的事，是说不清的，很难用言语形容的。”

“老寨主渴望见姑娘一面，你看可行么？”

“千万使不得，这样好哪，你留下他的地址，我会找机会前去探望他的。”

“也好。”

于是取过纸笔，留下地址，才又道：“姑娘有什么口信要带？”

思考了一阵子，婷婷这才道：“代我问好，我会尽快找机会去探望他的。”

“一言为定。”

不显痕迹地探视一下室外有无可疑人物后，安步而去。

庆功宴上，总镖头“赛孟尝”诸葛英一再推崇或然镖师的武功胆识，赞不绝口，还多次为或然敬酒，以总镖头身份向

一个新进镖师进酒，这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了。

就因为总镖师的推崇，反而引起别的镖师的羡与妒。

“长江”镖局生意兴隆，应接不暇，第二天或然又奉派随镖头“神拳太岁”及时雨，走镖浏阳，保的是位宦囊满载的退职京官及家小，双马曳四轮车三辆，浩浩荡荡，渡长江，上官道，奔湖南省境浏阳而往。

婷婷扮演的或然镖师跟班挂名趟子手，自然也要同行。她灵机一动，装病卧床不起。

国风获悉婷婷病倒，紧张地往探：“你怎么啦，那里不舒服？”

“没什么要紧，只是觉得有点腹痛泻肚，周身乏力而已。”

“要不要请个大夫来瞧瞧，抓付药吃？”

“我想休息半天再说，只是这趟镖，怕不能随行。”

“这不要紧，我会替你在局子里请假，只是我有些放心不下，而任务又已派定了，怎么办？”

在心爱的人面前装假，心里好难过，好惭愧，但那个人又等着我去安慰，他为我付出太多，我怎忍心拒绝！

思忖到此，婷婷心一狠，道：“我又不是小孩子，自己会照顾自己，你放心前去吧！”

“既然这样，那我就走了，你要自己保重。”

正在这时，有趟子手来催驾了。

国风说声：“再见”，飞驰归队而往。

另一位催驾的也来了，他是黄飞虎，道：“回姑娘的话，车队已出发了。”

意思是说：赶快赴约，以慰相思之苦。

“我身体不适，怎成？”婷婷撒谎有些脸红：“再一半天

.....”

皇帝不急，反急死了太监，黄飞虎一笑，道：“在下怎敢催驾，姑娘看着办好哪！”快快辞出。

其实婷婷比谁都急，那只是少女的矜持。黄飞虎走后，她翻身而起，整整仪容，迟疑者再，终于忍不住心中激荡，一溜烟出了镖局，按址前往。

双方一见面，难禁渴别之情，慕容少杰不顾失礼，一把将婷婷拥抱在怀。

婷婷羞怯地，半推半就，口里呢喃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一个成熟的少女，对爱情的滋润，是何等重要！何等渴望！

虽然礼教的藩篱，命令她要抗拒，但对一个对自己付出太多，而又有好感且充满青春活力的英俊人儿，她又怎忍心过份抗拒。

慕容少杰理智地松开手，深表歉意的道：“请恕我无状。”

嫣然一笑，婷婷抚慰的道：“谁怪你来。”

这才分别就座，一叙渴别。

“是我害了你，让你陪着我们浪迹异乡。”婷婷首先致歉。

“梁山寨我早有甩掉之心，只是见到你后，更坚定甩掉的决心。”

“国风的寻找仇家，可能要拖很长一段时间，长此拖累你，我于心不安。”

“身在江湖，讲的是一诺千金，何况是我心甘情愿的，我一向就说一不二，请不要借个理由拒绝我。”

“唉！我真把你没奈何。”

.....

回转镖局的途中，婷婷仍为纷乱的情绪所困扰，不提防被一只怪手，自身后揭了她盖住头发的软帽，顿时现出一头亮可镜人的青丝。

她直觉的反应，抬手护帽，却予偷袭者可乘之机，在她腰眼上点了一指。

顿使她周身瘫软无力，欲反击已力不从心。

这偷袭者竟是镖局熟识的一名镖师，她知道他姓王。

“王镖师，你这是什么意思？”婷婷质问着。

王镖师冷笑一声，道：“本大爷早就注意你了，果不出所料，是个黄毛丫头。”

人在廊檐下，谁敢不低头，婷婷乞求道：“本姑娘女扮男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这并不碍到你王镖师，还望包涵代过。”

不答反问：“丫头人小鬼大，有一个姓或的还满足不了你，还找外遇……”

“请放尊重点，不要血口喷人。”

“丫头的嘴还顶硬的，大爷亲眼看到你跟那壮小子拥拥抱抱的，还假装正经。”

敢情这位王镖师，盯她稍已盯很久了。

事实如此，有口难辩，婷婷气极，硬顶一句：“你管不着。”

“这么说，你是承认了，那大爷分一杯羹如何？”

“啐”的一口唾沫喷了过去，杏眼怒睁道：“你把本姑娘当成什么人？”

在被挟持而又穴道被制下，欲挣乏力。

“别挣扎，也别想喊叫，闹开了对你没好处。”王镖师边

命令着，边拐弯走进一条死巷子。

一语提醒梦中人，婷婷意味着恶运之将至，遂不顾一切奋力挣扎，大声喊叫：“救……”

“救”声以下，不再听到后续之音，想必已被点了哑穴。

身在江湖，必须提高警觉性，婷婷江湖经验不够，致遭暗算，论功力，婷婷已非吴下阿蒙，足有一拚之力。

巷底是一家客栈，客栈门首，有一名青衣汉子守候着，迎上向王镖师耳语了两句，婷婷认出青衣汉子是镖局的一名趟子手，明显看出，是王镖师派用的帮凶。

婷婷身不由己被挟持进到一间卧房，想到名节即将被毁而万念俱灰。

她唯一能想到的是自绝以保贞操，但被看的很牢，真是欲死不得，周身瘫软，连个嚼舌自尽的力量也没有。

婷婷此刻，如待宰的牲畜，只有淌眼泪的份。

“姑娘何必如此伤心，让在下分享一杯羹，对你也不会少一点什么。”

扬扬自婷婷头上揭下的软帽，续道：“事后，戴回这顶帽子，你还是咱们‘长江’镖局的趟子手小赵，而且，在下会让你食髓知味，回味无穷，巴不得和在下做个长久野鸳鸯的。”说至此处，淫性大发，上下其手，代劳宽衣解带。

当他一眼看到婷婷白嫩的酥胸，耸立着一对坚挺鸡头肉时，禁不住惊叹出了声：“好个含苞待放，惹人怜爱的……”

淫邪惊叹至此，蓦地改口，惊叫出了声：“唉呀！”惊叫的同时，如同倒墙样，仆死在血泊之中。

贪花惹草，淫邪的王镖师，背上一柄匕首，透胸而过，一命归阴。

紧跟着越窗而入的是慕容少杰的部下，梁山四虎老四陈

天豹，他出手如风，拍开了婷婷被制穴道，并道：“恕在下一步来迟，让姑娘受此委屈，姑娘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免得牵连命案之中，在下去也。”

来不及回话，婷婷羞怯地背过身扣好衣扣，戴好伪装帽整好装，老四陈天豹已收回飞刀，越窗而遁，去的无影无踪。

婷婷惊魂甫定，正要开溜，却被夺门而入的掌柜和那帮凶的趟子手挡住了去路。

以婷婷现在的功力，闯关决无问题，但她问心无愧，同时想到，若一走了之，必被指为凶手畏罪潜逃，更必喧染成桃色纠纷，污她清白，更又想到必会连累心上人国风，甚而影响国风的复仇大计，权衡得失，于是决心留下，洗刷清白。

人命关天，客栈马上报了官，官府也很快派来了捕快兵勇。

问明疑凶是个女扮男装的女子，这第一印象就不佳，遂不由分说，将婷婷双手反绑，带往次级衙门（捕房）。临行吩咐，保持现场，等仵作前来验尸。

婷婷被带到捕房，先由女捕搜身，除了一柄短剑，别无他物。

但婷婷这柄随身携带的短剑，竟被指为行凶之物。

婷婷辩护道：“启禀官爷，小女子是‘长江’镖局的一名趟子手，这柄短剑是走镖用以防身之物，并非凶器。”

似捕快装束的，讯道：“你不打自招，防身就是攻击别人，看那死者伤口，正与你这柄短剑相吻合，好汉做事好汉当，别赖了。”

“冤枉，这是天大的冤枉，小女子实非凶手，请官爷验

明，小女子这柄短剑从未杀过人，不带半点血腥味。”

“你真会巧辩，血迹难道不能擦掉吗？三岁小孩也懂这道理。”

“未经仵作验尸，官爷且莫肯定。”

“那是当然，哼，你倒是个大行家。”

话落，取过纸笔，松绑，吩咐道：“将你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写在上面。”

婷婷接过，一一写出，也写出了真姓名赵婷婷。

负责审讯的捕快，过目后笑笑道：“去掉你的伪装，回复女儿身吧！”

婷婷遵命照办了。

现了披肩秀发，配合瓜子脸蛋，太美了。

审讯的捕快，不禁一怔，怜香惜玉念头顿生。

似捕快的那位，摆出一副问案的姿态，讯道：“姑娘因何要女扮男装？”

婷婷当然不能照实供认，只简单回答道：“因为要当一名趟子手，不能不女扮男装。”

“百行百业，适合女人干的也不少，为什么独选趟子手这一行？”

“这个……”

“答不上来了吧？不能自圆其说了吧？”

“每个人都有隐私，歉难奉告，不过，这与发生的凶杀案，风马牛，拉不上关系。”

讯案者哈哈一笑，道“对一个嫌疑犯说，关系大哪，你如不能坦诚回答，对你是很不利的。”略顿，指责道：“很简单，你是个问题人物。”

“此话怎讲？”婷婷反问。

“你自己心里应该明白。”讯案者给婷婷个软钉子。

“官爷，事情是这样的……”于是将被挟持以及获救经过，详细叙述一遍。

当然没说出救人怨淫者是自己熟识的，被形容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讯案捕快找出破绽，道：“真要是这种路见不平侠士所为，必在现场留标记，以示好汉做事好汉当。姑娘同意在下的看法么？”

“小女子也曾拜问救命恩人尊姓大名，那位恩人不肯留名而飞快遁走了。”

善意的撒谎，情有可宥。

讯案捕快见问不出什么，只好又将疑凶双手反绑，送进拘留室，以待验尸结果。

婷婷在拘留室想了很多，她一点不为自己的安危担忧，她担心的是不要因这案子，牵涉到国风，而影响国风的复仇大计。更不愿国风知晓是因她往访慕容少杰而引起的，使她在感情上蒙冤，被误解。

十三、投江遁走 往会情郎

验尸报告大不利婷婷，载明死者伤口与疑凶所佩短剑吻合，疑凶若不能供出真凶，反证自己无罪，那就难逃一死顶罪。

因为案情重大，“汉口”方面作不了主，决定将嫌疑犯赵婷婷，押送“武昌府”裁决。

由汉口去武昌，必须横渡长江的一水之隔。

这日风浪很大，宣布封江，船只停航，押送人犯，改乘“摆江”。

“摆江”船底宽大，可拒风浪，船夫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水鬼。

婷婷慨叹自己难道就这样完了，连爷爷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她有些死不甘心！

上得“摆江”，她心已冷了半截。

“摆江”驶出约箭半之地，婷婷蓦听蚁语传音之声：“此刻是姑娘逃生的宝贵时刻，也是你‘浪里骄蛟’一显身手的大好机会。”

蚁语传音至此，婷婷两臂突感一松脱开了捆绑，且暗中有一股力量推了她一把。

她来不及细想，借着被推之势，投入波涛汹涌的长江激流之中，瞬即被巨浪所吞吃。

“摆江”上有人在惊叫：“不得了！有人失足落水了，有人失足落水了……”

在这种翻滚巨浪中失足落水，要救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同船目击者证明之下，押解人犯的差官，也就得以销案了。

婷婷如鱼得水般，先深入水底，瞬即潜泳出十丈之甫，这才稳定下来。

她默记方向继续往前游，不愧“浪里骄蛟”之称，她如同海生动物一般，换气并不须露出水面。

她暗自思忖：必需尽早找到国风，说明真相，否则以讹传讹，传到国风耳中，那误会就更深了。

她知道国风已渡江经由武昌走镖去了湖南浏阳。她希望尽早赶上，诉说遭此不幸的经过。

忖念至此，她决心横渡长江，到武昌，再觅一适当地方登岸。

风大浪大，封了江，船只都停了航，她能横渡长江么？答案是肯定的，她能，因为她是“浪里骄蛟”。婷婷用了约一个时辰，渡完长江，在一处仅有三几只渔舟泊岸处，选一有渔妇的渔舟，游了过去。

她抓住船椽，现身水面，冒叫了一声：“那位大娘，我可以到你的船上歇歇么？”

大娘很热心，连连说：“可以，可以，快上来。”

婷婷像个落汤鸡样。

大娘忙拿了一条毛巾，让婷婷擦干面部与头发，这才吩咐在舱里脱掉湿衣换干衣。

初秋的天气，已有凉意，在水里游泳不觉得，出了水面，又是一身湿，更增寒意，惯于水上生活的婷婷，也连打了几个喷嚏。

船大娘询及落水原因，婷婷自然不能吐露真情，只称是不慎失足落水，虽然是情非得已的谎言，但对这位善良热心的渔妇，心中仍觉过意不去。

在渔妇的帮忙下，烤干了湿衣，换穿回身。幸喜风雨已停，惟恐东窗事发，再三称谢离去。

婷婷默察地形，去浏阳走官道必经咸宁。

时已过午，有些饥肠辘辘，遂就近找一面食摊填饱肚子，问明途径，疾疾上路，直奔咸宁方向。

她吃回亏学乖，一路行来，警觉性提高许多，路经市集，购置了一二件式样颜色不同的短装，还买了一顶鸭舌帽备用。

她已习惯于女扮男装，今更换戴一顶鸭舌帽，遮住俊美脸蛋，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沿途观察车辙留痕，辨出是有车队通过，她仍不放心，于是选择相向而来的一位老人，拦住叩问道：“请问老人家由那里来？”

老人想是有些耳聩，愣了一愣，道：“小哥，你在讲什么？”

婷婷提高嗓门再问了一遍。

老人这才听清，道：“由咸宁来。”

“请问老人家，途中可有看到打着‘长江’旗帜的镖车通过？”

老人想了想，道：“有的，去远了。”

去远并不要紧，方向找对了，婷婷说了声：“谢谢老人家。”于是加快脚程，奔咸宁方向紧赶。

将进咸宁城，“长江”镖局的镖车已远远在望，婷婷远远盯着，她在暗忖：此时此刻，我要不要公开露面，血案或因